

元世次

漢土歷代十八史略卷之六附三史畧

言梁 藤田久道 編次

岳陽 增田貢 校正

元自二世祖庚辰宋亡始一統終順帝丁未十主共八十八年○自太祖丙寅起至世祖已卯先帝七十四年共一百六十二年

太祖姓奇渥溫名鐵木真蒙古先號鞑靼部人建元

法天啓運聖武在位二十二年壽六十歲○

太祖能用兵滅國四十平西夏定疆域臣如

木華黎博爾朮博爾忽赤老溫太祖號為撥

里班曲律猶中國言也○耶律楚材者初仕金

興一利不若除一害

琴劔書史耳

庸奴為之

與金絕

太祖遺策破金

降于元文事武備罕與倫比太祖傾心任之楚材嘗言興一利不若除一害生一事不若減一事其卒也家藏惟有琴劔書史而已○先是蒙古嘗貢歲幣于金金主使衛王允濟受其貢太祖見允濟不為禮允濟怒會金主歿允濟嗣位有詔至元太祖南面唾曰我謂中原皇帝是天上人此等庸奴亦為之耶自是與金絕及病革謂左右曰金精兵在潼關難以驟破若假道于宋宋金世仇必許我我乃下兵唐鄧直擣大梁金急必徵兵潼關然

太祖殂

有天下之二

賦簡刑清

晚年不振

中外離心

千里赴援人馬疲弊破之必矣言訖而瞑後太宗卒用其策以破金

太宗名窩闊台太祖子在位十三年○太宗遵太祖遺命恃太弟拖雷約宋滅金有天下三分之二信任楚材崇儒興學賦簡刑清號稱太平惜晚年不振遂致奸人弄柄皇后竊權定宗名貴由太宗子在位六年○時太宗后九馬真氏當朝四年尚未立帝定宗任事不三年政皆決于后海迷失法度不一中外離心憲宗名蒙哥太祖之孫拖雷之子也在位九年

世祖名忽必烈憲宗之弟即位十九年始滅宋一

統建元中統至元又十五年共在位三十四年

壽八十歲○魏天祐執宋臣謝枋得至燕五日

而卒初枋得與程雪樓書略云大元制世民物

一新宋室孤臣只欠一死其所以不死者以九

十三歲老母在堂耳先妣今年棄世苦塊餘息

心死形存忠臣論事必識大體君子取人先觀

大節執事不可稱非其人而孤大元求才之意

也又與魏容齋書略云上有堯舜下有巢由上

有湯武下有隨光夷齊惟願速死與周夷齊漢

謝枋得死節

老母在堂

識休觀節

可愧不忠者

人與文遜文

徵趙孟適等

熊禾不仕

葉李優劣

劉因不仕

龔勝同垂青史可以愧天下後世為臣不忠者

魏叔子云書辭失體元為周武誰為商紂耶予

觀其全書辭氣亦弱即同垂青史數語殊涉矜

張疊山之入與文較文山稍遜矣○帝素聞趙孟適葉李名至

是遣程文海學士訪求人才容諭必致此二人文

海復薦趙孟頫宋宗室及吳澄揭傒斯楊載虞集

等帝皆擢用時徵熊禾獨不赴禾力學授徒學

者稱勿軒先生○帝嘗問留夢炎葉李優劣于

孟頫孟頫優留而黜李帝曰夢炎為狀元官至

宰相當賈似道誤國依阿取容李以布衣伏闕

上書是賢于夢炎也孟頫之○帝徵劉因為贊

精義不止此

靜修

人心如板

太子真金卒

安童伯顏許
衡等

善大夫因辭歸因天資絕人初為經學究訓詁
 註釋之說歎曰聖人精義殆不止此及得周邵
 程朱之書一見即曰我固謂當有是也愛諸葛
 亮靜以修身之語扁所居曰靜修丁氏曰許衡
吳澄仕元君
子以之獨○太子真金嘗問王恂以守心之道
劉因不仕恂曰嘗聞許衡言人心猶印板板本不差雖摹
 千萬紙皆不差太子仁孝恭儉中外歸心既而
 阿合馬之黨謀危太子太子憂懼而卒○帝御
 極以來安童為相伯顏典兵許衡姚樞廉希憲
 王磐竇默等後先登用○許衡嘗語其子曰我

學者以治生
為先務

商賈可為

定曆

完澤
不忽木

死後勿請諡勿立碑但書許某之墓四字使子
 孫識其處足矣及卒從其治命衡之言亦自知
其仕之非也
 衡又言為學者治生最為先務苟生理不足則
 于為學之道有所妨彼旁求妄進作官嗜利者
 殆亦窘于生理之所致也衡嘗謂士君子當以
農務為生商賈雖為
逐末亦有可為果處之不失義
理或以姑濟一時亦無不可○帝定授時曆
 製渾天儀郭守敬製通海運以海盜朱清
張瑄為之開通惠河
 ○帝欲用不忽木為相不忽木曰完澤可尚者
 籍阿合馬家其賂遺近臣皆有簿籍惟無澤名
 澤又嘗言桑哥為相必敗國事今果如其言是

好遠征

犯日本

封僧人
貶孔子

元氣索

蠲租

以知其可也○帝好遠征如雲南交趾高麗八
 百媳婦連年用兵悉皆臣伏又發大兵犯日本
 北條時宗擊破之十萬兵生還者僅三人而已
 ○帝封僧人為帝師貶孔子為中賢分江南人為
 為十等一官二吏先之者尊之也七匠自寵任
 桑哥等鈎考錢穀元氣已索頻年征討民不聊
 生矣

成宗名鐵木耳世祖太子真金之第三子也改元
 元貞大德在位十三年壽四十二歲○帝詔蠲
 租江浙省臣言貧者佃富人之田歲輸其租今

恩及富室

建寺五臺山

李元禮
不可者五

財不天降

福不祈而至

郭守敬

所蠲特及田主其佃民輸租如故是恩及富室
 而不被貧民也宜令佃民當輸田主者亦如所
 蠲之數詔可○太后建寺五臺山將臨幸御史
 李元禮疏言不可者五騎從經過蹂山禾稼一
 也親勞聖體經冒風日二也天子舉動必書簡
 冊書而不法何以垂後三也財不天降皆出于
 民勞民傷財四也佛以慈悲為教不須供獻令
 太后為民求福而先勞聖體使天子曠定省之
 禮五也伏望回轅中道端處深宮不祈福而福
 至矣○時欲開鐵幡竿渠郭守敬議須廣七十

郭太史真人

禁釀酒

仁山先生

走封孔子
阿沙不花

步執政吝費縮其廣三之一明年大水渠不能容漂没人畜無算帝謂省臣曰郭太史真神人也○御史請禁諸路釀酒○蘭谿處士金履祥少學于王柏何基得朱熹之傳居仁山下學者稱仁山先生○帝末年寢疾宮闈預政宰執擅權是時妖異疊見

武宗名海山世祖之孫改元至大在位五年壽三十一歲○帝加孔子為大成至聖文宣王○阿沙不花相見帝容日悴乃進曰八珍之味不知御萬金之身不知愛惟麪藥是好姬嬪是耽是

兩斧伐枯樹

蕭先生

官者為大司徒

仁慈重士

郝天挺

陳七事

不喜珠璣

猶兩斧伐枯樹未有不顛仆者也○處士蕭軒力學三十年不求進有鄉人暮行遇盜詭曰我蕭先生也盜驚愕釋去○帝加官者李邦寧大司徒

仁宗名愛育黎拔力八達武宗之弟改元皇慶延祐在位九年○仁宗恭儉仁慈尊賢重士誅戮羣奸權不下移○郝天挺御史陳七事曰惜名爵抑浮費止括田久任使禁奸邪獎農務本勵學養士○有言賈人售美珠者帝曰我服御雅不喜飾珠璣生民膏血不可輕耗汝等當廣進賢

士 官者為大學

才不可以奢靡相導。○帝加官者續元暉昭文館大學士。是仁宗之失也

英宗名碩德八剌仁宗之子改元至治在位三年

四時躬享

○帝將以四時躬享太廟命禮官議禮詔曰追遠報本之道毋以朕勞于對越而有所損乃備法駕服袞冕恭詣太廟行禮時庭臣言祀禮畢

赦不可屢下

宜赦帝曰赦不可屢下也殺人獲罪死者何辜

忽都魯兒

○忽都魯兒學士譯進大學行義帝曰修身治國

拜住

無踰此書○帝謂丞相拜住安童孫也曰朕幼冲嗣

拂風沐雨

業錦衣玉食何求不得惟我祖宗拂風沐雨曾

三畏

有此樂耶卿元勳裔當無忝爾祖拜住曰創業維艱守成不易陛下委臣以大任臣有三畏畏

藥圓水圓

辱祖宗畏天下事大識見未周畏年少不克負荷帝嘗問今亦有唐魏徵之敢諫者乎對曰繁

都七寶帶

圓則水圓盂方則水方有太宗納諫之君則有魏徵敢諫之臣帝善之○有獻七寶帶者因侍

張養浩直諫

臣以進帝曰朕登大位不聞卿進賢而為人獻帶是以利誘朕也卻之○帝欲以元夕張燈張養浩書中諫曰宮掖嚴邃亟宜戒慎帝怒既而曰非張希孟養浩字不敢言命罷之賜幣以旌其直

殺諫臣觀音保

殺失弒帝

誅鐵失等

受佛法

○時敕建西山佛寺觀音保史以東作方輿上書極諫帝殺之○帝任法無私果于誅戮於是奸黨不自安值帝自上都還駐蹕南坡鐵失等殺拜住遂弒帝于行惺

泰定帝名也孫鐵木兒世孫曾孫也改元泰定致和在位五年○帝初封晉王及英宗遇弒以支庶入繼帝統帝既立誅逆賊鐵失等以楊朵兒觀音保皆忠臣為奸逆所戕槩予恩恤○帝受佛法于帝師是時災異屢見

明宗名和世球武宗長子在位八月○初武宗傳

鐵木迭兒奸

燕帖木兒謀逆

大兄在此

圖帖睦爾弒明宗

位于弟仁宗約以次傳之和世球仁宗崩奸相鐵木迭兒固位取寵議立仁宗子英宗乃封和世球為周王出鎮雲南此仍居北部封武宗次子圖帖睦爾為懷王出鎮海南後徙江陵泰定崩丞相燕帖木兒謀逆迎圖帖木爾襲位圖帖木爾詭辭曰大兄在此當有天下必不得止當明著朕志布告中外以攝位之意於是遣使迎明宗明宗即位于和寧遣使立圖帖睦爾為太子明宗次子旺忽察都圖帖睦爾入見明宗暴崩圖帖睦爾弒之也圖帖睦爾襲位是為文宗

迎西僧

字米魯神

儒人師

范搏

文宗名圖帖睦爾明宗之弟改元天歷至順在位五年○帝以西僧輦真吃刺思為帝師命朝臣郊迎大臣俯伏進觴帝師不為動惟國子祭酒字米魯神舉觴立進曰帝師釋迦之徒天下僧人師也予孔子之徒天下儒人師也請各不為禮帝師笑而起眾為悚然○以張養浩為曹室御史中丞尋卒養浩自幼能行義勤學業○范搏工詩文歷官清正謹身守法蔬食水飲泊如也

寧宗名懿璘質班明宗之子初封鄜王年甫七歲

在位二月而殂未改元

燕帖木兒被

雨毛雨血

張寬

黑鷹啄食

許謙

順帝名妥歡帖睦爾明宗長子改元元統至元至正在位三十六年○先是燕帖木兒挾震主之勢肆行無忌取泰定后為夫人女伯牙吾氏為順帝后弟撒敦為榮王撒敦之子唐其勢反伯顏相殺之是時天示奇變雨血著衣皆赤雨毛如線民謠云天雨線民起怨中原地事必變○武陟縣未將熟有蝗自東來縣尹張寬祝曰寧殺縣尹毋傷百姓俄有黑鷹群飛啄食之○許謙制行甚嚴應世有道介而不矯通而不隨身

吳萊

作文如用兵

貶伯顏

變變

修史

在草萊心存當世其教人以五性人倫為本以開明心術變化氣質為先○吳萊以著述為務嘗云作文如用兵兵有正有奇正者法度也奇者不為法度所縛也○伯顏專權其徒子脫脫憂之乃與帝謀貶伯顏于南恩州死于路○變士學變士學勸帝務學一日帝問宋徽宗畫稱善變士學變士學曰徽宗多能惟一事不能帝問何事曰獨不能為君耳宜其身辱國破也○帝詔修遼金宋三史以脫脫歐陽玄揭傒斯等為總裁官脫脫嘗問揭傒斯曰治道何先曰儲才為先養之于譽

以回天意

虞集

論海運

萬夫耕

兒暴長

石人一隻眼

望未隆之時用之于周齊廢務之後可也○朱公遷林翰勸帝親賢遠佞以回天意公遷用力于聖賢之道時黃潛士學最少許可特敬愛公遷○虞集士學探本源其經綸之妙一寓于文集論海運曰東南運糧實竭民力今京師之東瀕海數千里宜築堤捍水為田富民欲官者合其眾分以地以萬夫耕命為萬夫長以千夫耕命為千夫長三年而征其稅則可以省海運矣○東陽婦人張氏生男甫周歲暴長四尺許先是童謠云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及開河果

劉福通等作亂 得隻眼石人時殺民開 ○妖人劉福通等作亂

張士誠起兵 以紅巾為號 ○秦州張士誠起兵據高郵 ○明

明太祖起兵 太祖起兵者儒陶安獻言曰方今豪傑並起攻

陶安 城屠邑非有撥亂救民之心也明公應天順人

陳友諒陷安慶 天下不足平矣 ○陳友諒陷安慶余闕孤軍不

慶余闕死之 支自經死闕妻及子女皆赴井死 ○關中等處

蝗落整平 蝗飛蔽天人馬不能行蝗落溝塹盡平民大飢

宋濂 幣散之創禮賢館處焉 ○帝遣使以御酒龍衣

劉基 賜張士誠徵海運糧自是士誠每歲運十萬石

徵海運糧

陳友諒稱帝 至京 ○陳友諒稱帝國號漢張士誠自稱吳王

張士誠稱王 ○明太祖與陳友諒大戰于鄱陽湖友諒敗死

友諒敗死 其子陳理走據武昌是役也用火攻友諒弟友

明太祖建國 仁等皆焚死 ○明太祖建國號曰吳陳理降徐

曰吳 達公等勸進太祖即吳王位諭達等曰禮法立

弘吉刺氏 則人志定建國之初此為先務 ○皇后弘吉刺

氏殂后以禮法自持嘗從帝時巡上京次中道

帝遣內官傳旨欲臨幸后辭曰夜暮非至尊往

來之時帝賢之 ○明遣湯和將軍攻福建克之元

陳友定死之 ○明徐達常遇春大破元兵於洛

執張士誠

順帝北去

應昌捷

布衣起兵

朱升

十八史略

卷之六

東正錄

水北元梁王阿魯溫以河南降○明兵執張士誠以歸○明太祖兵至通州帝集后妃太子議避兵夜半開建德門出居庸關北去明年駐應昌府未幾殂明兵襲應昌皇孫買的里八剌及皇妃寶玉皆被獲太子愛猷識理達臘從數十騎遁去

明傳十五帝共一百七十六年

太祖姓朱名元璋句容人以布衣起兵代元都金陵建元洪武在位三十一年壽七十一歲○帝

召朱升學問策升曰高築墻廣積糧緩稱王○

以不殺人為本

君臣相保難

立東宮官

求遺書

馬皇后嘗謂帝曰方今豪傑並爭雖未知天命所歸以妾觀之惟以不殺人為本帝嘗謂侍臣曰朕念皇后起布衣時同甘苦家之良妻猶國之良相也罷朝因以語馬后馬后曰妾聞夫婦相保易君臣相保難馬后又嘗謂帝曰法屢更必弊法弊則姦生民數擾必困民困則亂生○帝立東宮官謂詹尚書等曰連抱之木必以授良匠萬金之璧不以付拙工舉賢任才立國之本也○帝求遺書嘗曰吾每于宮中無事取孔子之言觀之如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真治國

十八史略 卷之六 十三 東正錄

定律令

之良規也○帝命劉基中陶安政事等定律令

立法貴簡

諭之曰立法貴簡當使人易曉若條緒繁多奸

諭縣官

貪之吏得以夤緣為奸非良法也○時天下府

州縣官來朝陛辭帝諭之曰天下初定百姓財

力俱困要在安養生息之惟廉者能約己而利

修女誡

人貪者必賤人而厚己當深戒之○帝命朱升

修女誡謂之曰治天下者修身為本正家為先

不許官宦預政

后妃雖母儀天下不可使與政事政由內出未

有不為禍本者○帝禁宦官不得典兵預政并

制內侍不許讀書識字不數傳而王振汪直劉瑾魏忠賢輩預政典兵

尚古文

竟表因于閣寺祖宗之訓其可忽哉○帝謂詹同日古人為文以

常遇春

明道德通世務自今翰林為文母事浮藻○常

遇春公初依大盜劉聚為聚所愛重聚鹵莽無

元史成

遠志遇春薄之遂歸帝遇春所向輒捷自言能

鐵冠道人

將十萬橫行天下人稱常十萬○元史成帝疏

楊憲

張中十事命宋濂作傳中精數學從帝在軍中

言未來事無不奇中嘗戴鐵冠人稱鐵冠道人

無相器

○帝欲以楊憲為相劉基誠意與憲素厚以為

不可帝怪之基曰宰相者持之如水以義理為

權衡而已無與焉者也憲有相才無相器帝曰

謫危素

黃昇死

危素不死

謂文天祥來

三事未了

無踰先生基曰臣疾惡太深又耐煩劇○危素與黃昇幼同學元末素官學士昇官待制徐達大將克燕京素與昇約死于難昇投井死素走報恩寺亦投井寺僧挽出之素因不死達乃以素歸帝以為學士一日帝坐東閣側室素至履聲橐橐徹簾內帝問為誰對曰老臣危素帝曰是爾耶朕將謂文天祥來也素惶恐頓首帝曰素元朝老臣何不赴和州看守余闕廟去遂謫素和州逾年素卒○帝欲征沙漠謂諸將曰今天下一家尚有三事未了一歷代傳國璽在

總々一璽

劉基卒

天子氣

吾子房

元未獲總總一何也二統兵王保保未擒三元太子不聞音問○胡惟庸相素恨劉基奏基善相地以談洋有王氣欲圖為祖基請加重辟帝不聽但奪基祿已而基卒基通天文元末舉進士授高密丞未幾投劾去嘗遊西湖見異雲起曰此天子氣也應在金陵十年後有王者起我當輔之人以為狂基歸田著郁離子十卷帝定金華基陳時務策帝嘗曰伯温基字吾子房也正德間賜詔曰劉基學為帝師才稱王佐孔明之任豈問人言敬與之謀不負所學占事考祥明有徵驗運籌畫策動中機宜渡江策士無雙開國功臣第一受爵能謙懷辭金蹈海之風成功不居從辟設

胡惟庸伏誅

醴泉湧

內史雲奇

臂將折指第

械宋濂

置錦衣衛

僧道衍

封留之請可謂明哲允矣清貞特贈爾為太師謚文成 ○胡惟庸謀逆誑

言所居第井中醴泉湧出邀帝往觀駕出西華

門內使雲奇衝蹕道言狀氣方勃舌駭不能達

意左右搥捶亂下右臂將折猶指惟庸第帝悟

登城望其第刀槩林立即發兵掩捕磔于市株

連死者無算宋濂學士之孫宋慎亦坐胡黨誅並

械濂至京欲誅之馬皇后救之得發茂州安置

○帝置錦衣衛及鎮撫司凡有重囚下衛司推

勘○帝詔選高僧入待諸王命道衍往燕王府

道衍姓姚名廣孝祝削髮也妙智庵通兵機靖難

李文忠

兵起皆廣孝所贊成也○李文忠公帝甥也從

善惡之報

帝徵討屢建奇功文忠卒子景隆襲封○侍臣

解縉

有言善惡之報多爽者帝曰為惡或免于禍然

虎圖詩

理無可為之惡為善或未蒙福然理無不可為

賜李善長死

之善○庶吉士解縉嘗草封事萬言帝嘉之又

虎圖詩

召其父至諭之曰才之生甚難而大器者晚成

虎圖詩

其以爾子歸益進其學靖難後成祖召縉入閣

賜李善長死

祖歎適成祖出虎顧衆彪圖今縉題句縉題曰

賜李善長死

虎為百獸尊誰敢觸其怒惟有父子情一故一

賜李善長死

見回願成祖○帝大殺京民之怨逆者李善長請

賜李善長死

免其親戚數人帝怒賜善長死復命楊靖肅清

求張三丰

語本忠孝

去孟子配享

錢唐

彭友信

虹霓詩

逆黨殺功臣十九家○帝詔求仙人張三丰三丰入武當山修煉浩浩自如時稱為張邈邈對人或終日不語語則皆本忠孝或數月不食一食升斗輒盡○帝以孟子草芥寇讐之說太甚欲去孟子配享且命金吾射之錢唐尚祖胷受箭曰臣得為孟軻死帝命醫療其箭瘡孟子配享得不廢○彭友信以貢至京遇帝微行占虹霓詩二句云誰抱青紅線兩條和雲和雨繫天腰命友信續之友信應聲曰玉皇昨夜鑿輿出萬里長空駕綵橋明日召入朝授北平布政司

竄吳從權

胡瑗教授

太子薨立允

藍玉伏誅

年老徇教

置鐸及鼓

○學政吳從權等至京帝問民間疾苦皆對曰守職在學于民事無知帝曰胡瑗為教授教以治兵治民等事汝所教何事耶其竄之極邊為學校戒○太子薨立允炆為皇太孫以黃子澄修待東宮講讀○蔣瓛指告藍玉公謀反磔玉于市坐黨死者二萬人○帝命天下人民每鄉里各置木鐸一選年老者每月六次持鐸徇于路曰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為又令每村置一鼓遇農種時月清晨聞鼓聲皆會田所及時力田○帝停

十八史略卷之六 東西金藏

福壽死節

遼東海運詔議屯田法○初元御史福壽死節

淮右布衣

帝禮葬之○帝以淮右布衣託身皇覺寺倡大義入濠遂成帝業真天授也

建文帝

乾隆元年追謚建文帝為恭閔惠皇帝

名允炆太祖之孫改

元建文靖難兵南下遜位在位四年○帝以齊

齊秦黃子澄參國事

秦黃子澄參國事以方孝孺直文淵閣○廢周

方孝孺

王櫛太祖第五子為庶人時有告周王與燕湘代岷四府謀不軌者帝召子澄秦謀之秦欲先削燕

取周剪燕

子澄曰宜先取周翦燕之手足燕乃可圖也○

燕齊告變

時燕齊皆有告變者帝問子澄曰孰當先討對

圖燕

曰宜亟討燕召秦問曰燕王善用兵討之計將安出對曰但以防邊為名發軍戍開平其燕府

曹鳳韶卓敬

護衛精銳悉調出塞去其羽翼無能為矣帝然之○燕王入觀登陞不拜曹鳳韶御史劾燕王不

北平還幹

敬帝弗問卓敬侍郎奏曰燕王酷類先帝北平者疆幹之地金元所由興也宜徒封南昌以絕

燕王還國

禍本帝不聽已而燕王還國○太祖小祥燕王遣世子高熾及高煦高燧入臨齊秦請留之子

高煦無賴

澄不可世子兄弟皆徐輝祖公甥也輝祖亦請留之且言高煦無賴他日必為大患帝竟遣還

取良馬去

罪涖齊代

燕王稱兵嗜

斬易貴

張信母

法周公

高煦陰入輝祖廐中取其良馬馳去○廢岷王
 梗執湘王柏柏闔室自焚又廢齊王搏幽代王
 桂○命宋忠督都率兵三萬選燕府護衛精銳悉
 隸麾下屯開平密勅張易侍郎謝貴督都圖燕燕靖
 難兵起英時易貴圍府第燕王以計擒斬之先
 是齊泰以張信指為燕王所信任密勅信執燕
 王信以告母母曰汝父嘗言王氣在燕分不可
 也信乃具告燕王燕王乃誓師去建文年號仍
 年言欲法周公輔成王上書請誅齊泰黃子澄
 於是帝命耿炳文侯等帥兵北征赦程濟出獄

不殺叔父
真定大敗

趙括復見

李景隆敗

鐵鉉

充軍師帝諭諸將曰昔蕭繹舉兵入京令其下
 曰一門之內自極兵威不祥之極令爾將士與
 燕王對壘務體此意毋使朕負殺叔父之名炳
 文與燕王戰于真定大敗於是子澄薦李景隆
 代之燕王聞之呼景隆小字曰李九江膏梁豎
 子耳趙括今復見矣燕兵攻大寧景隆敗于澄
 等匿不以聞○景隆與燕王戰白溝河平安指
 瞿能督都直前搗陣燕王馬三被創瞿能幾及之
 會旋風起南軍亂景隆大敗適鐵鉉參自臨邑
 還悉力捍禦事聞擢鉉兵部尚書召景隆還朝

盛庸

以盛庸都督代景隆總兵事○盛庸鐵鉉等與燕

王戰于東昌庸軍圍燕王數重未能燕指突圍

張玉沒陣

翼王出張玉燕指沒于陣燕王大慟○盛庸與

夾河大敗

燕兵戰于夾河會北風起飛沙漲天庸大敗○

藁城大潰

燕王又與吳傑戰于藁城會大風起發屋拔樹

瀆齊泰黃子澄

南軍大潰白溝夾河藁城○帝瀆齊泰黃子澄

息兵書

實使出外募兵諭燕罷兵燕王乃上息兵書帝遣薛嵩

不可給三尺

上言殿下且釋甲謁孝陵暮即旋師燕王曰噉

兒

是不可給三尺兒嵩不能對左右欲殺嵩燕王

父子兄弟可間

令護嵩歸○時師老餉匱方孝孺言于帝曰燕

父子兄弟可間也世子見疑王必北歸王歸而

許王世子

我事濟英帝善之乃作書許王世子燕地遣張

安戶如燕世子得書不啟封遣人押安俱至王

所時黃儼燕官素附高煦即馳使告世子且反

誣世子

燕王疑之問高煦煦曰世子固善太孫語未竟

幾殺吾子

書至燕王啟視歎曰嗟乎幾殺吾子○皇少子

文圭生靖難後廢為建庶人于中都廣安宮

建庶人

之鳳陽年已五十餘○燕兵日南徐輝祖奉命

援山東與何福總兵等大破燕兵俄而召輝祖還

執李景隆

何福孤軍無援卒敗于靈壁○燕王誓師渡江帝召方孝孺問計孝孺即班中執李景隆請誅之曰壞陛下事者此賊也帝遣諸王如燕師請

大兄洞見

割地講和燕王曰諸弟試謂斯言誠偽諸王曰大兄洞見之矣○燕兵薄金川門李景隆開門

京師陷

迎燕王入城徐輝祖迎戰敗績帝命發火焚大內皇后馬氏赴火死帝欲自殺程濟止之適內

馬后死

官昇一紅篋至曰此太祖所遺劉基留篋也也曩受

建文出亡

命臨大難則發於是發篋得度牒及袈裟剃刀程濟曰數也乃為帝祝髮從水關出亡從亡者

程濟從

楊應能授葉希賢御史俱祝髮稱比丘程濟稱道人自神樂觀啟行往雲南至西平侯沐晟家已

結茅白龍

而結茅白龍山時嚴震直尚奉命密訪忽與帝遇于道中相對而泣帝曰何以處我對曰臣自

嚴震直縊

有處是夜震直自縊于郵亭中正統五年帝出雲南語寺僧曰我建文皇帝也僧白官府迎至

稱朱允炆

藩堂南面趺坐自稱朱允炆曰前胡濙給名訪張邁渴實為我也衆悚然問所欲曰我願歸骸

願歸骸

鄉土耳藩司以聞于朝乘傳至京師則老僧也命經侍太監吳亮審視一見即曰吳亮耶亮曰

食子鵝

老佛

半邊月兒

懿文建文新
月詩

不得團圓相

影落江湖

非是日我御便殿食子鵝遺片肉于地爾以手
 據地戲餵之豈遽忘乎亮伏地哭是夜亮自縊
 死於是迎入大內號稱老佛程濟曰今日方終
 吾臣職矣往雲南焚庵散其徒後帝以壽終葬
 西山○帝頂顛頗偏太祖嘗撫之曰半邊月兒
 知其不克終太祖嘗命咏新月懿文太子詩曰
 昨夜嚴陵失釣鉤何人移上碧雲頭雖然未得
 團圓相已有清光徧九州帝詩曰誰將玉指甲
 搗破碧天痕影落江湖裏蛟龍不敢吞太祖覽
 之不悅以俱非吉兆也○燕王清宮詰問帝所

殺齊泰黃子

澄

方孝孺鐵鉉

等死節

背立廷中

探舌血

成王安在

劉璟

在宮人指后尸應焉命出尸灰燼中哭之曰小
 子無知乃至此乎○燕王殺齊泰黃子澄方孝
 孺鐵鉉練子寧副都卓敬暴昭尚書高翔御史皆族誅
 泰子澄妻發教坊司孝孺朋友門生坐死者八
 百七十三人鉉被縛至背立廷中令一顧不可
 得遂磔之子寧被執語不遜斷其舌燕王曰吾
 欲法周公輔成王耳子寧探舌血書地上曰成
 王安在卓敬臨刑歎曰變起宗親略無經畫敬
 死有餘罪神色凜然○劉璟長史逮繫至京見燕
 王猶稱殿下且曰殿下百世後逃不得一箇箕

連楹

字下獄辨髮自經死○連楹御史立金川門下數

燕王命收之延頸受刃白氣冲天尸僵立不仆

劉端

○劉端寺丞被執不屈命劓其鼻燕王笑曰作如

此面目還成人否端曰我猶有面目可見皇祖

梅殷

遂捶殺之○梅殷都尉擁兵淮南燕王迫公主嚙

指血作書招之殷還燕王迎謂曰駙馬勞苦殷

景清死節

曰勞而無功燕王憾之○燕王殺景清時諸臣

既死清獨委蛇侍朝人皆疑之至是緋衣入朝

文曲犯帝座

會司星者奏文曲犯帝座甚急燕王乃收之得

巽血御衣

所帶利刀詰之清毒罵不已抉其齒巽血御衣

鐵帚刷肉

燕王命以鐵帚刷其肉至盡

成祖名棣太祖第四子都北京改元永樂在位二

十二年壽六十五歲○帝命解縉學士等選新進

選新進士

士有才識者就文淵閣肄業得二十八人庶吉

周忱

士周忱自陳年少願進學帝曰有志之士也增

增二十九人

忱二十九人命縉領其事○胡濙奉命搜訪異

訪異人

人張三丰垂十年始還不為三丰也○安南黎季犛

逆命帝命朱能公張輔侯等討平之改安南為

交趾定為十七府○帝幸東苑觀射皇太孫連

定交趾

中帝大喜時文武羣臣四方朝使畢集帝出一對曰萬方玉帛風雲會皇太孫對曰

一統山河 ○帝命丘福等征本雅失里福全軍

帝親征北虜

覆沒帝親征次元石坡勒銘曰維日月明繼天

勦功

塞班師南望北斗至幹難河本雅失里戰罷遁去

一掃胡塵永清沙漠次清流泉勒銘曰於

賑飢糧數

部奏報賑給饑民糧數帝曰國家儲蓄豐年則

隋不開倉

歛凶年則散隋饑文帝不開倉末年計所積可

阿魯古納款

供五十年倉廩雖豐民心不固煬帝無道遂至

滅亡今後但遇水旱民饑即行賑給○阿魯台

黃淮

遣使來納款請併女真吐蕃諸部屬其約束帝

如立高岡

子野心使各為心則易制併為一則難圖矣此

周新

舉實其姦謀也帝顧左右曰黃淮如立高岡無

速不見○帝殺周新察按新以劾奸被殺帝悟其

有此好人

冤問待臣曰新何處人對曰廣東帝歎曰廣東

有此好人枉殺之矣○帝賜陳懋侯時鎮守寧夏書曰

邊鎮須有備大抵禦寇之道堅壁清野最上計

徒高煦

也○漢王高煦不法帝欲殺之太子救之徒封

高煦安樂州○初燕兵入城胡廣解縉等約同

一指尚不肯

死于難既而縉使人伺廣廣方呼家人曰外間

鬧甚可看猪縉聞而笑曰一猪尚不肯捨况肯

廣緡失節

生女無疑

解緡女截耳

北征遂崩

賜銀圖書

捨性命乎緡與廣嘗同侍文淵閣帝曰緡廣少同業仕同官緡業已有子廣宜妻之以女廣曰臣妻有娠未卜男女帝曰定生女無疑矣後果生女遂訂緡子貞亮既而緡遇讒死舉家戍邊廣欲使女改適女竊入室以刀截耳乃曰薄命之婚皇上主之父面承之一與之盟終身不改其後頑亮蒙宥女卒歸解氏○帝北征途次不豫下令將士嚴部伍謹哨瞭遂崩

仁宗名高熾成祖子改元洪熙在位一年壽四十

八歲○帝賜蹇義傳等銀圖書各一其文曰繩

黃福

愆糾繆凡政有關失即用此印密奏○初黃福尚治交趾徇民所好祛民所惡至是召還交人

寬黨禁

號泣○帝寬黨籍之禁謂侍臣曰方孝孺輩皆

楊士奇

忠臣也宜從寬典○帝閱廷臣誥命謂楊士奇

保等曰朕行有未善卿等當盡言○帝聞淮徐

免稅糧之半

民乏食召楊士奇草詔免稅糧之半士奇曰可

令戶部工部與聞帝曰有司慮國用不足必持

不決之論其即書詔帝覽畢命用璽遣使齎行

左右言地方千餘里其間未必盡無收宜有分

別帝曰恤民寧過厚

恤民寧過厚

宣宗名瞻基仁宗子改元宣德在位十年壽三十

七歲○帝御文華殿蹇義夏原吉尚書楊士奇楊

榮保少侍帝曰交趾用兵生靈荼毒今欲仍使自

為一國歲奉常貢如何義原吉對曰文皇帝二

十年勤勞不可棄也士奇榮曰交趾自漢唐以

來雖嘗為郡縣叛服不常喪師費財不可殫述

漢元帝罷珠崖前史稱之帝曰朕素志如此本

不係用兵之如何也既而冊封陳嵩為安南國

王○帝諭夏原吉曰近年有司不體人情苟有

饑荒必須申報展轉勘實賑濟失時民多饑死

交趾處置

二十年勤勞

叛服不常

冊封陳嵩

鉤銘

高煦反

今獻倡謀

勾帝仆地

黎利反

何忠

山雲

河南新安縣鉤銘先給後聞能稱任使毋拘文

法責其專擅○漢王高煦反帝親征以書諭之

曰張敖失國本之貫高淮南受誅成于伍被王

若能悔過即擒倡謀者來獻高煦不答已而官

軍執高煦以獻遂廢為庶人繫大內逍遙城一

日帝往觀高煦出不意伸一足勾帝仆地帝大

怒命舁銅缸覆之高煦有力負缸起乃積炭缸

上燃火銅鎔而死○交趾黎利圍鎮城藩帥使

何忠州知懷奏請王師忠夜出城遇害○帝命山

雲督都鎮守廣西雲最廉廣西帥府老隸鄭牢性

如新潔白袍

老練鄭平

林碩

廢胡后

夏原吉

鯁直雲問之曰世謂將不忌貧我亦可貧否牢
 曰公初到如一新潔白袍一沾汗點墨終不可
 湔洗也雲又曰人言土夷饋送苟不納彼必疑
 且忿奈何牢曰居官贖貨則朝廷有重法乃不
 畏朝廷反畏蠻子耶雲笑而領之太祖開國初用皂隸兼春
黃興宗後有天下以其人皆不貪除春參政除興宗知府○林碩浙江被裴
 可力中官時督事浙江誣奏帝命逮碩至親問之令碩
 復任勅責可力○帝廢胡后胡后無過帝亦悔
 之○夏原吉嘗夜閱文卷撫几太息其夫人問
 之原吉曰此歲終大辟奏也吾筆一下死生決

汚賜衣

汚可浣

雅量推第一

况青天

求賢

陳瑄
周忱

濟農倉

矣原吉天性和平嘗有從隸汚所服織金賜衣
 隸懼欲逃原吉曰汚可浣也何懼焉有吏壞所
 寶古硯匿不敢見原吉召吏諭曰物皆有壞也
 慰遣之當時卿大夫雅量推原吉第一○况鐘
 為蘇州知府剔弊除奸蘇人呼為况青天○帝
 令北直地方民間新墾田永不起科○帝下詔
 求賢出御製擬倚蘭操及四言招隱詩賜諸臣
 ○陳瑄伯開漕渠罷海運○周忱撫奏定濟農
 倉之法耕種之時貧民每戶給米二石秋成照
 數還官遇水旱令各郡大發濟農倉米賑貸

英宗名祁鎮宣宗子改元正統十四年北狩景泰

元年還居南宮○帝以王振太監掌司禮監事閱

閱武
省王振

武于將臺土木之禍基之○太皇太后張氏宣王振至

曰汝侍皇帝起居多不法令賜汝死帝跪請宥

廖謨案

之得免○時福建僉事廖謨杖死驛丞楊溥欲

二揚互爭

坐以償命楊士奇欲擬以因公致死互爭不決

請裁于張太后王振因進言謂溥與驛丞同鄉

皆有私意

士奇與僉事同鄉未免皆有私意償命過重因

括掖內閣之
過

公過輕宜對品降僉事為府同知張太后避之

自是振漸括掖內閣之過是時楊榮已死得無

薦苗衷

問言○王振嘗謂三楊曰天下事多虧三位老

楊溥深慮

先生然三公亦年高倦勤矣後當何如溥乃薦

尚吾輩人

苗衷等入內閣士奇不悅溥曰一日內閣出片

老先生

紙指某某入閣吾輩束手矣此數人尚是吾輩

人也士奇服其言初溥繫獄十年勵志讀書或

劉球劾王振

道也死○帝嘗呼王振為老先生○王祐侍郎貌

美無鬚振一日問曰侍郎何無鬚祐曰老爺無

鬚兒安敢有鬚○雷擊奉天殿鴟吻劉球侍講疏

言王振專權振下之獄使小校持刀斷球頭○

吳中妻

吳中師性貪鄙其妻甚嚴正一日迎詰其妻呼

翰林代草

無清廉字

薛瑄

詣振謝

劫下獄

李時勉

子宣之問曰此誥辭是主上自言耶是翰林代
草耶曰亦翰林代草耳妻歎曰翰林先生果不
虛吳中一篇誥文止說他平生為人何曾有清
廉二字中聞之雖恚仍彊作笑容○初王振問
楊士奇曰吾鄉人誰可大用士奇薦薛瑄乃以
瑄為大理卿或勸瑄詣振謝瑄曰安有受爵公
朝拜恩私室耶已而振嫉言官劾瑄下獄大臣
申救得免瑄舉鄉試第一登進士潘心道學○王振往視大學
李時勉祭酒為不為禮振誣以事枷時勉于國學
門時勉與陳敬宗祭酒南齊名時稱南陳北李○

于謙

河決張秋

瓦刺入寇

英京北去

張輔等死

鉅殺王振

伯顏帖木兒

于謙撫巡忤王振貶為大理少卿仍留巡撫任謙
每入京無土宜餽當路○羅亨信撫巡上言也先
侯襲入寇宜設備不報○時河決張秋入海尋
決熒澤入淮○瓦刺也先大舉入寇王振挾帝
親征百官伏闕懇留不聽駕至土木為也先擄
去先是北兵夾攻尚書曠埜曠一從野請駕疾
驅入關而嚴兵為殿王振不從遂留北庭百官
死者張輔曠埜曹鳳士學等凡數百人軍士死者
無算王振在圍中將軍樊忠持鐵鎚鎚殺之○
帝至敵營盤膝面南坐或勸也先殺之伯顏帖

大明天子安得害之

郕王總機

壽玉山

議南遷

木兒大怒呼也先為那顏猶華言大人也曰那顏安用此人在旁開口大明天子安得害之當報中國遣使來迎眾皆曰者辭也於是送帝居伯顏帖木兒營伯顏也先之弟也○孫太后命郕王權總萬機以于謙為兵部尚書○籍王振家鬻其姪玉山于市族屬無少長皆斬之

景帝名祁鈺英宗之弟初封郕王英宗北去奉孫太后命即位遙尊英宗為太上皇帝改元景泰在位七年○也先寇紫荆關廷臣議南遷于謙厲聲曰言遷者可斬也靖康覆轍奈何蹈之謙

于謙守策

不天之警

于謙功大

也先議和

英宗還

遣兵馬司悉燒城外倉場草料曰無以資寇也○許貴大同參將言也先請和下兵部議于謙曰曩者遣使財賂方入穹廬而敵騎已至關口中國與也先有不共戴天之讐理不可和也先貪而多詐勢不可和若能使彼欲不得逞上皇自必還矣土木之變謙之功大矣當也先擁英宗諭下大同守者登陴謝曰國有君矣彼挾英宗為奇貨而我淡漠應之則其氣已奪謙謀豈不偉哉不然鮮不為南來矣○也先

遣人來議和命楊善御史往報之善至也先甚喜於是設宴餞英宗伯顏亦餞焉伯顏送至野狐嶺哭曰皇帝去矣英宗至京與帝相持而哭英

李賢忠言

商輅

耕守策

太子更代

東宮生日

宗居南宮○淮徐大饑王竑命部不待奏報大發

倉儲賑之○李賢中郎上正本十策曰勤聖學顧

歲警戒嗜慾絕玩好慎舉措崇節儉畏天變勉

貴近振士風結民心○商輅學士輅鄉試會上

言口外地極廣守邊之要且耕且守如漢趙

充國諸葛亮羊祜皆有明效○帝立皇子見濟

為皇太子未幾卒改封皇太子見深英宗太子為沂王

初帝欲易儲語金英監太曰七月初七日東宮生

日也謂見英曰東宮生日是十一月初二日謂

深帝默然○廖莊少卿章綸中郎鐘同御史疏請帝朝

英宗于南宮復汪皇后于中宮景泰三年廢居別宮復沂

王于儲宮帝怒俱予杖鐘同杖死○帝不豫王

文內閣與王誠監太謀欲取襄王世子立為東宮其

事漸洩興安監太諷群臣請復立舊東宮王文曰

安知朝廷之意在誰群臣乃請早擇元良以安

人心奏上不允石亨侯知帝疾必不起乃與徐

有貞副都曹吉祥監太謀迎英宗復位遂揚言敵騎

且薄都城又言王文于謙取金牌敕符迎襄王

世子去矣吉祥入白孫太后命亨等率兵以迎

吉祥收取諸門鑰夜四鼓開長安門遂薄南宮

鐘同諫死

王文

石亨等謀

英宗復位

揚言敵至

薄南宮

殺于謙

毀垣壞門而入掖英宗升輿遂復位已而殺于

袁彬

謙及王文等籍其家廢帝仍為郕王未幾郕王

袁彬

薨○英宗之留北庭也隨侍者袁彬哈銘調護

甚至至是俱擢指揮

英宗復位改景泰八年為天順元年在位又八年

前後共二十二年北狩一年居南宮六年壽三

襄王瞻塔

十八歲○襄王瞻塔來朝帝送至午門襄王頓首

耿九疇

曰願皇上省刑薄斂為天下自愛○耿九疇御

史李賢丙等皆下獄曹吉祥等陷之也俄而大

大雷電

雷電風拔吉祥門外樹翌日九疇等皆赦出○

誦揚宣

楊瑄御勅曹吉祥石亨特迎立功恣橫誦瑄遼

誦岳正

東○岳正修言吉祥等恐為變誦正肅州○吳

名吳典弼

與弼堯被召至京授左諭德與弼以秩卑不就

職李賢薄之與弼駁石亨族○于謙之殺也徐

賈魯有貞

有貞實陷之至是帝悟謙冤深惡有貞遂發金

齒為民初帝嘗密謂于謙曰徐有貞奸邪豈堪

石亨謀反死

為祭酒恐被教壞後生心術○石亨謀反下獄

李賢

死亨姪彪侯同謀亦伏誅○帝一日與李賢言

及迎駕奪門之功賢對曰迎駕則可奪門二字

何必奪門

豈可示後景泰不諱陛下宜復位何必奪門且

曹吉祥伏誅

阿羅入河套

漢之足襄

茹文中

禁墳御殉葬

憲宗名見深英宗子改元成化在位二十三年壽

豫諭勿以嬪御殉葬

內府之門豈可奪使當時景泰左右先知之亨輩何足惜不審置陛下于何地帝曰然此輩不過貪圖富貴耳○曹吉祥謀作亂伏誅○阿羅入河套寇延綏河套地肥可耕桑即用之朔方漢之定襄郡趙元昊所據以為國者也明初殘元諸部落居漠北延綏無事正統以後漸失其險始渡河犯邊○茹文中年一百十歲文中究心書史而淡于勢利帝召見溫旨褒之○帝不

王淵上言

翁父之稱

盛顯

劾石亨

清官店

敗羅倫

徵船鈔

四十歲○時官官用事王淵事給事等上言近有無耻大臣結交內臣或行叩頭之禮或有翁父之稱今後請嚴結交之禁大小政事斷自宸衷惟與館閣大臣計議天下幸甚周制以冢宰統閣事漢制以丞相監

官中宋以官官屬宰相樞密制開宦之法其良于宋○初盛顯御史劾石亨

不法謫知東鹿縣顯治縣有聲縣介真定保定

二府間鄰境爭赴貿易郊外有荒地遂聚以成

市人因目為清官店○李賢奔父喪還京乞終

喪不允命入閣視事羅倫備劾劾之帝惡其狂貶

之○帝復徵湖廣金沙洲江西九江船鈔舊制此二

項中

坐困策

朱英

從何取給

置西廠

商輅劾汪直

覃吉

處無不收船鈔之例景泰中始設後以歲數商賈不通議停至是復徵○固原土官

滿四反官軍討之失利既而項忠都御等討擒

之忠堅主坐困之策故捷○帝復設蕪杭鈔關

以戶部奏京庫歲用不足也○朱英總督兩廣

積羨四十餘萬悉付司計者不上聞或問之英

曰若進以希寵一有亟需從何取給英每有建

白皆以愛民為主○帝置西廠命汪直太提督

官校刺事商輅相疏直罪惡帝革去西廠已而

仍復西廠命汪直仍前刺事○覃吉東宮內官輔導

東宮動作舉止悉道以正嘗曰吾老矣安望富

阿丑詆譖

貴但願天下有賢主足矣○阿丑中書善詆譖一

汪大監來

日作醉人狀一人佯曰某官至佯罵如故曰駕

不知有天子

至亦如故曰汪大監來矣即帖然或問何故曰

不知有天子

吾知有汪大監不知有天子時王越都御陳鉞

都御媚直結為死黨又復作直持雙斧而行或

問故曰吾將兵惟仗此兩鉞耳指王○馬文升

仗兩鉞
馬文升

都御整飭邊務汪直嫉之下文升獄○帝命汪

直討建州弄兵之禍始此○汪直使郭鏗給事等劾項忠

項忠下獄

下忠獄忠廷辯慷慨得除名時王越尚書等

謁直皆作叩頭禮長跪稟事獨項忠馬文升不

王信

罷西廠

陳憲章

徐鏞劾汪直

林俊直言

王恕
懷恩

少屈○王信湖廣都督上言湖廣苗蠻實無能為但

我軍利其竊發可以邀功今但慎隄防其患自

息○帝復罷西廠先是永樂中設東廠以刺奸

至成化設西廠以別東廠也○陳憲章檢討究心

理學嘗曰為學須在靜坐中養出箇端倪○徐

鏞御史等劾汪直與王鉞戴縉尚書等結為心腹天

下知有西廠而不知有朝廷於是罷直并其黨

○林俊外員疏斥僧繼曉欺罔梁芳太監陰狠帝大

怒下俊獄王恕尚書抗疏申救懷恩太監助之得解

俊之下獄也事且不測懷恩望大臣疏救不至

忠義斯人也

懷恩忠

外臣無人

陳選

騎驢出都門

鄒智直言

見恕疏歎曰天下忠義斯人而已○章瑾以進

奉寶石授鎮撫司命懷恩傳旨懷恩不肯傳帝

命覃昌傳之懷恩德余子俊尚書進諫子俊謝不

敏懷恩歎曰吾固知外臣之無人也時有紙糊

書之尚○陳選廣東布政布衣韋帶客至瓦器蔬食

無愧色之官廣東騎驢出都門其志以聖賢自

期海內欽仰之

孝宗名佑樞憲宗子改元弘治在位十八年壽三

十六歲○帝詔求直言時星鄒智疾吉言星變

者陽不能制陰之象也宜進君子退小人萬安

王恕王荅彭

法太祖

焚葉讀書

丘濬

劉棉花
李東陽

相劉吉相尹直尚書小人也王恕王荅尚書彭韶

史君子也君子不進小人不退宦官陰主之也

願陛下法太祖以待宦官法太宗以任內閣智

四川人年十二能文章家貧居龍泉庵掃樹葉

焚之讀書達旦舉鄉試第一成進士懷詩云人

到白頭終是盡事垂青史定誰真夢中不識身

猶繁又還東風入紫宸辭朝詩云盡披肝膽知

何日望見衣裳只此時但願太

平無一事孤臣萬死更何悲 ○丘濬上所著

大學衍義補 ○劉吉屢被彈章仍加官進秩人

稱為劉棉花愈起也 ○帝命李東陽參與機務

東陽四歲能作大字景 ○帝籍李廣太家搜得

一收簿某送黃米幾百石某送白米幾百石黃米

金也白錄也科道請出簿按名究問諸人爭赴壽寧

侯張鶴齡求救事得解 ○帝倚任劉大夏每召

入內廷議政雖元勳輔相有不與聞者 ○帝命

建延壽塔劉健相等諫曰梁武饑死臺城宋徽

身斃五國皆信佛之君也方今天災民窮賑濟

無措若省寺塔之費活生靈之命豈非延壽之

道 ○初進士李文祥與萬安孫弘壁同年安欲

引文祥附己使弘壁延款于家屬題畫鳩文祥

作詩曰春來風雨尋常事莫把天恩作己恩安

黃白米

倚任劉大夏

劉健直諫

延壽之道

畫鳩詩

卷之六

東西會集

卷之六

三十五

東西會集

銜之

武宗名厚照孝宗子改元正德在位十六年壽三

十一歲○帝新即位劉瑾舊東宮太監等用事○劉

大夏劾劉瑾欲置之死李東陽救之得釋○韓

文尚書劉健等請誅劉瑾等王岳司禮監范亨大監等

助之帝乃詔捕瑾等下獄瑾反訴岳等交通外

臣肆行無忌帝立命收岳等繫獄已而命瑾掌

司禮監丘聚太監提督東廠谷大用太監提督西廠

諸閹益橫○先是朝臣共攻瑾等期在必誅許

進尚書曰此屬疏斥足矣若竟此事恐有甘露之

劉大夏劾劉瑾

韓文

收王岳

東西廠

諸閹益橫

許進先見

詩嘲東陽

戴鏡

謫王守仁

伴投江

李夢陽

楊一清

變己而果貽縉紳之禍○劉健謝遷相罷歸李

東陽祖餞泣下有士駭東陽出投以詩云才名

回首湘江春水綠鸛鳴啼罷子規啼○時○戴

鏡給事等請黜權閹俱繫獄王守仁主事疏救廷杖

五十謫龍場驛丞在途有人隨偵將致之死至

投江冠履浮水上浙司信之家入亦成服守仁

潛附南舟浮海至閩入山遠遁或問之曰爾有

海曰對山字海救我惟對山為能救我海詣瑾夢

陽得釋○楊一清總制下獄王鏊相李東陽救之

得釋○時有投匿名帖于丹墀者帖言劉瑾亂

暴烈仆死

劉瑾伏誅

流賊橫行

江彬入京

梁儲

政瑾收五品以下官三百餘人出午門跪聽處
 分暴烈日中仆地死者十餘人至暮悉械送錦
 衣衛追究東陽力言于瑾得釋○張永太監言于
 帝曰劉瑾反形已具宜早擒之且曰少遲我輩
 皆齏粉矣帝命禁兵執瑾詔多官廷鞫坐瑾謀
 反凌遲三日○時流賊橫行命谷大用討之賊
 舟至狼山遇颶風舟覆賊盡死谷大亮大用等
 冒功膺爵○帝命調邊兵入衛京師於是江彬
 大同大同入京○秦王維焯請關中田為牧地廷臣
 請勿與帝怒令內官促草制梁儲相上制草曰

不昇藩封

不利宗社

若是可虞

至宣府

家裏

宸濠反

昔太祖著令曰此土不昇藩封非吝也念此土
 廣且饒藩封得之多畜士馬姦人誘為不軌不
 利宗社今朕念親親昇地于王王母多養士馬
 毋聽姦人誘為不軌危我社稷帝覽制駭曰若
 是可虞其勿與○朱寧都督即錢寧也本內臣
 寧家胡椒至江彬都督亦誘帝出居庸關至宣
 府令僧與婦人共車婦人各捧氣毬車既馳交
 擊僧頭或相觸而墮帝大笑初彬于宣府治行
 宮輦豹房珍玩實其中帝樂焉每稱曰家裏○
 寧王宸濠反殺孫燧巡撫許逵副使宸濠信帝星明

孫遵
許遠

王守仁擒宸
濠

不用婦言而
亡

帝稱大將軍

江漢之言聽舉人劉養正計養正講道學率兵攻安

慶○王守仁撫巡起兵討宸濠是時守仁已奉命往平福建之亂

入南昌宸濠還救守仁敗之于鄱陽湖宸濠保

樵舍守仁縱火燒之婁妃及宮人皆赴水死宸

濠就擒歎曰昔紂用婦人言而亡我不用婦人

言而亡初宸濠蓄異志婁妃泣諫不聽至是守仁求婁妃屍葬之○帝下詔

南征時王守仁捷書未至諸邊將在豹房者皆

獻擒宸濠之策於是帝自稱大將軍江彬張永

張忠太監皆稱將軍所下璽書改稱軍門檄未幾

守仁奏至江彬欲縱宸濠侯帝親擒之守仁不

守仁之忠

守仁入九
華山

學道人

禁殺猪

王都堂不可
犯

聽遂械宸濠由浙河進守仁見張永備陳利害

永然之遂以宸濠付永永見帝備言守仁之忠

時張忠譖之曰守仁必反試召之必不來永竊

報守仁守仁被召即就道忠復拒之守仁入九

華山宴坐永復以聞帝曰王守仁學道人也○

是時帝在南京禁民間養猪及貨賣宰殺以朝廷姓

未與猪同音也旬月○先是帝命張忠捕宸濠

餘黨江西苦之守仁待北軍以禮北軍曰王都

堂不可犯也○帝班師賜宸濠死已而帝寢疾

豹房崩帝無嗣迎興獻王世子厚熹即位

論蓋現

大禮議

張璠

非繼嗣

世宗名厚，熈憲宗之孫，興獻王之子。改元嘉靖，在位四十五年，壽六十歲。○帝命議興獻王稱號，毛澄尚書請于楊廷和，相廷和書漢定陶王宋濮王故事，授之，乃議以益王子厚炫嗣興獻王稱。孝宗為皇考，興獻王為皇叔父，興獻王妃為皇叔母。帝曰：父母可互易，若是耶？其再議。於是張璠等疏言：時議欲考孝宗而叔興獻王者，拘定陶濮王陳迹耳。漢哀帝宋英宗育于宮中，有父子之道。今皇上乃繼統，非繼嗣也。况興獻王惟生皇上一人，不可以為人。後孝宗本有武宗為之子，不應重為之後。於是帝尊興獻為太皇帝，尊妃母為太皇后。楊廷和堅持已說，封還御批。會乾寧宮小室災，廷和以為興獻帝后，加稱未協，帝心動，乃議以孝宗為考，以興獻為本生。既而桂萼主事疏言：當考興獻帝母興國太后，而朝臣附廷和攻張璠、桂萼。於是何孟春侍郎、楊慎和之子等跪伏左順門，大呼高皇帝、孝宗皇帝、聲徹大內。帝命錄為首者，下獄。慎等乃撼奉天門，大哭，哭聲震闕。世稱慎有學問，此是何學問耶。帝怒，逮何孟春等，分別戍邊，予杖。死者杖已而定議，稱孝宗曰

楊廷和

為本生

大呼高帝

逮何孟春等

為之子，不應重為之後。於是帝尊興獻為太皇帝，尊妃母為太皇后。楊廷和堅持已說，封還御批。會乾寧宮小室災，廷和以為興獻帝后，加稱未協，帝心動，乃議以孝宗為考，以興獻為本生。既而桂萼主事疏言：當考興獻帝母興國太后，而朝臣附廷和攻張璠、桂萼。於是何孟春侍郎、楊慎和之子等跪伏左順門，大呼高皇帝、孝宗皇帝、聲徹大內。帝命錄為首者，下獄。慎等乃撼奉天門，大哭，哭聲震闕。世稱慎有學問，此是何學問耶。帝怒，逮何孟春等，分別戍邊，予杖。死者杖已而定議，稱孝宗曰

皇考聖母

在斷不斷

王守仁平叛

一肩分南顧之憂

皇伯考孝宗后曰皇伯母獻皇帝曰皇考皇太后曰聖母○帝謂侍臣曰朕觀唐書見宦官李輔國程元振魚朝恩輩皆恃功驕恣然代宗去之甚易惟在人君斷與不斷耳漢末宦官尚無兵權唐世以兵授之遂劫脅天子廢立在其掌握使無威福可以動人豈能為患○王守仁伯討平廣西叛蠻捷聞桂萼忌之論守仁挾詐專兵霍韜事言守仁撫勦得宜以一肩分聖明南顧之憂乃不以為功反以為罪乎傳曰聞以外將軍制之又曰大夫出疆苟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專之可也况有便宜行事之旨乎疏入不報○時張璁學士大秉政盡革天下鎮守太監民慶更生○林希元輯上荒政叢言其言曰救荒有二難用人難審戶難有三便極貧民便賑米次貧民便賑錢稍貧民便賑貸有六急垂死貧民急饋粥疾病貧民急醫藥病起貧民急湯水已死貧民急埋瘞遺棄小兒急收養輕重繫囚急寬恤有三權權借官錢以糶糴權興工作以助賑權貸牛種以通變有六禁禁侵漁禁攘盜禁遏糶禁抑價禁宰牛禁度僧有三戒戒遲緩戒

張璁秉政
林希元論荒政

賑貸六急

有六禁

遇糶禁抑價禁宰牛禁度僧有三戒戒遲緩戒

易像為主

賜名孚敬

六漸

真人以師

倭寇

曾銑劫仇鸞

殺曾銑夏言

拘文戒遣使○帝改稱孔子為先師易像為主

○帝改張璠名孚敬璠奉公守正第累于○張

延齡鶴齡之弟皆慈壽皇太后弟也初李夢陽疏陳六漸未言貴戚驕橫之漸指鶴齡兄

弟以睡耻殺人下獄論死其兄壽寧侯鶴齡削

爵○帝詔加秉一真人禮部尚書陶仲文師方少

師○時浙東有倭寇朱統撫巡捕斬通倭者九十

四人而言官劾統統暴卒○曾銑按巡劫仇鸞

罪既而俺荅掠遼西嚴嵩相誣奏銑開邊啟釁

夏言相附會誤國詔殺銑奪言爵銑力請恢復

其議嵩怒言鸞怨未幾並殺言言頗驕嵩百計

謫沈鍊

三矢射三奸

開馬市

仇鸞誅

楊繼盛劾嚴

嵩

遺蚺蛇膽

張氏

臨刑詩

妾有孕燕夫人嫁之○沈鍊歷劾嚴嵩謫鍊保

安鍊在保安嘗為木偶人一李林甫一秦檜一

嚴嵩時發三矢射之嵩聞大恨後嚴世蕃

誣殺○楊繼盛外劾仇鸞結俺荅開馬市詔貶

繼盛狄道縣典史已而俺荅入寇乃罷馬市鸞

伏誅陞繼盛武選司繼盛復劾嚴嵩十罪五姦

詔杖繼盛一百未幾殺繼盛繼盛之杖也有遺

蚺蛇膽者服之可禦杖繼盛笑曰吾自有膽也

繼盛妻張氏上疏請代夫死為嵩所持不得上

繼盛臨刑詩曰浩氣還太虛丹心照千古平生

未報恩留作忠魂補○海賊犯江浙命趙文華

那應龍

嚴嵩死

斬世蕃

海瑞
女修謬妄

侍郎祭告海神文華嚴嵩心腹也所至索賄比海

賊焚掠尤酷○那應龍御史劾嚴世蕃侍郎嚴嵩

干戶世蕃子嚴鴻舍人世蕃家奴嚴年世蕃家奴羅龍文世蕃門客等

不法因言嵩父子濟惡詔嵩致仕未幾寄食故舊家而死

世蕃發雷州衛充軍鵠鴻等遠充軍年錮獄

追賊世蕃未至雷州而返林潤御史劾之詔斬世

蕃籍嵩家其黨萬宗大理袁應樞副使鄆懋卿侍郎

俱充軍○海瑞主事疏言朝政日弛玄修謬妄詔

杖六十

穆宗名載垕世宗子改元隆慶在位六年壽三十

六歲○徐階相等奏罷提督團營太監○帝以

戚繼光為薊鎮總兵○高拱相疏言兵乃專門

之學預養人材當自兵部始又言邊臣有功宜

加以不測之恩○王宗沐總兵請復海運從之

神宗名翊鈞穆宗子改元萬曆在位四十八年壽

五十八歲○張居正相進帝鑑圖說疏曰人求

多聞事必師古謹呈帝鑑圖說善惡並陳勸懲

聿著譬諸薰蕕異路而臭味頓殊水鏡澄空而

奸媸自別庶幾稽古驗今因人自考高山可仰

毋忘終筭之功覆轍在前永作後車之戒○帝

戚繼光

復海運

張居正

帝鑑圖說

薰蕕水鏡

高山覆轍

衣蟒佩刀

執王大臣

保高拱

會勘

盡出保口

問主使

出乾清宮見一男子衣蟒趨走張皇待衛執之袖有佩刀太監馮保鞫問何人曰三屯營兵王大臣保請下大臣東廠究問隨令家僕辛儒教之曰但言自閣老高拱處來欲陰行刺上獄遂具已而揚博尚書葛守禮都御共詣張居正力保拱無他居正言于上命馮保葛守禮朱希孝都督會勘希孝使校尉密詢大臣何自來曰自馮保來語盡出保口校尉曰汝若吐實可免罪及會勘加大臣刑大臣曰初許我富貴何刑也保問誰主使大臣曰爾使我保問爾言高相國何也

大臣論斬

潘季馴

淮鳳頻災

張居正卒

追論籍產

誤作背

曰爾教我言希孝問蟒刀何來大臣言馮家僕辛儒所給保懼遂罷審既而大臣論斬拱得白此馮保謀害高拱也野史以誣居正謬也○時河決崔鎮等處居正等薦潘季馴都御往治季馴築隄建閘踰年告成○帝謂張居正曰淮鳳頻年告災何也對曰此地荒多熟少元末之亂實起于此今當大破常格急加賑濟以安民生○居正卒羊可弘御追論居正罪詔籍其家產不及嚴嵩二其子欲脩自縊死潘季馴奏居正有八旬老母衣食不周詔有司保全之初帝在經筵讀色勃如也誤作背居正厲聲曰當作勃帝

申時行

今日急務

儉僕之則

海瑞卒

常欲靜攝

十一月

卷之六

東西官

由是憚之居正蒙禍人比之霍氏驂乘

○申時行相等疏言連日

以來陰陽失調伏奉諭旨務去妨害民生之政

以圖消弭天災之實請略陳今日之急務一日

緩催徵以蘇民困一日省刑獄以保民命一日

信詔命以修政事一日節用以挽末俗之敝尤

望皇上以身率先儉如夏禹樸如漢文○海瑞

卒于官檢篋中僅十五金○帝在毓德宮召申

時行等至西室時行等進云近來聖體常欲靜

攝臣等久不瞻仰天顏但一月間或三四次臨

朝亦足慰群情之望也○兵部言邊務久廢請

閱視九邊

日本兵入朝

鮮

損兵費餉

日本關白

鄭貴妃賑飢

民

王錫爵直言

戒怒

主之精神

于九邊各差科臣一員閱視從之遼東之失本此○朝

鮮與遼接壤日本擁師入朝鮮朝鮮危急乞援

遣李如松劉綎等發兵救之損兵數萬費餉數

千萬遂無成功會日本關白平秀吉歿而其師

退○播州宣慰使楊應龍反劉綎討平之○帝

覽河南饑民圖鄭貴妃侍側見之惻然出私蓄

五千金賑之帝稱善益以內帑五千○王錫爵

乞歸臨行陳數事一宜戒怒天子怒匹夫聖人

怒愚人怒之無益望皇上怒發能制怒後不遷

一人主之精神無日不通于天地祖宗而郊廟

大臣恭代

習勞勤政

惠其澤

老成進

老成人之元氣

求利害半

邊臣任重

二祀乃所籍以聯屬精神者然祖宗較天地更親切近來每遇廟享以大臣恭代萬無可感格之理望皇上習勞勤政先自此始一今日議論不患其多而患其浮以虛實為是非以是非為賞罰則道聽途說者詘老成長慮者進一章奏留中與久不御朝使人相疑相同于影暗之中其害甚大一老成人乃國家之元氣亟宜愛惜一方今最苦乏財多方求利害必參半畢竟節用較為穩著一今天下爭談兵臣以為不在募兵而在練兵一今內外諸臣惟邊臣任最重心

邊才難得

畏議論

孫丕揚等

東林黨議

李三才疏

容如牛毛

最苦亦惟邊才最難得而論事者輕以筆舌侮弄之使邊臣不畏敵而畏議論人人灰心解體邊事愈不可為此條尤痛切無廷弼之殺以此明之古以此○沈一貫入相孫丕揚都御鄒元標都御趙南星尚書等與政府相抗時顧憲成郎講學東林元標等附之是為東林黨議之始而一貫等遂立浙黨其後更相傾軋垂五十年○帝詔開礦礦使之害偏天下○李三才撫疏言礦稅繁興萬民失業征權之使急于星火搜括之令容如牛毛內使沿途掘墳得財方止如此景象天下安有不亂

官富商子

殺李贄

楚宗相許

不當勘

罪正域

東宮已立

捕妖書

者○富商吳時修獻銀十四萬兩詔官其子為中書舍人○張問達給事奏妖士李贄所撰藏書惑世誣民詔逮繫獄贄自經死○楚王華奎與宗人華越等相訐華越奏王非恭王子郭正域侍以為非勘不明沈一貫以為親王不當勘時正域右宗人而姚文尉給事疏言正域構陷王已而帝以王為真罷正域官○時東宮已立忽有投匿名文書于各署者大約言鄭妃欲危太子事題曰續憂危竝議於是捕妖書甚急沈一貫以楚獄事恨郭正域嗾錢夢皋給事等直指為正

先生容我

李化龍

礦稅害

魚遊人家

葉向高

邊事危急

囚至千人

域所造捕捉多人偏辱不堪皇太子遣內監語一貫曰先生輩容我乞全郭侍郎正域為太子講官知其清直○李化龍總督郭子章撫等以平播功進爵有差○趙世卿尚書言礦稅貂璫隨帶多人掘墳墓姦子女成何世界○南京九卿等揭帖皆稱時雨連綿衢市盡成長河魚鼈遊于人家二百年來未有之災也○葉向高相疏言邊事危急而請餉不給今內帑充盈傳于中外有如戎馬一至誰為皇上守此者○時刑部缺員請旨推補日久未允獄囚積至千人莫為間斷○各省卿

謀殺逆

擁福士

葉向高

廊廟江湖

黨禍終始

万詩教

試主考官閣臣屢疏上請至七月終命始下場
 期皆誤○王日乾戶百告孔學戶百等謀害皇帝及
 東宮擁立福王帝震駭葉向高請勿問既而御
 史以他事斃諸姦于獄○葉向高疏言近日藩
 籬未破攻擊不休非但不廣抑亦不祥古人居
 廊廟之上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出
 處雖異設心則同而門戶一分猜嫌四起漢唐
 宋黨人之禍與國運相終始伏望皇上迅發雷
 霆之勇俾人心翕服議論自息○万詩教給言
 今日之爭始于門戶門戶始于東林東林倡于

自賢自姦

張差暴死

提擊一案

齊楚浙黨

大小東

當關虎豹

熊廷弼

顧憲成于王立中郎附焉憲成自賢王立自姦賢
 姦各還其人而奔競招搖關通大內操縱朝權
 憲成而在寧願見之○有張差者持棗木棍闖
 入東宮打傷內官皇太子奏聞發刑部審問詞
 連龐保監太劉成監太并侵鄭妃弟鄭國泰帝不欲
 窮其事諭將張差龐保劉成處死此外不許波
 及一人○是時有齊楚浙黨務以排東林攻道
 學為事因為大東小東之說以東宮為大東東
 林為小東帝已三十年不御朝惟此諸人久居
 要地時有當關虎豹之目○擢熊廷弼經略遼

左光斗楊漣

王安忠直

通利藥

紅丸一案

東○帝疾大漸皇太子不得入揚漣給左光斗
御史語王安東宮內侍曰上疾甚而不召皇太子非主
上意也安素忠直東宮多賴其調護

光宗名常洛神宗子改元泰昌在位僅一月壽三
十九歲○帝不豫內醫崔文昇下通利藥一晝
夜三四十起揚漣劾文昇用藥之誤帝召諸臣
入諭以國事復諭冊封李選侍為貴妃已而李
可灼寺丞進紅丸帝服之是夜崩時中外噴噴可
灼恐有別情

熹宗名由校光宗子改元天啟在位七年壽二十
四歲○光宗既崩李選侍猶在乾清宮左光斗

移宮一案

誣選侍八妹

忠直著昭

選侍威挾

溫綸之衰

周嘉謨等

奏請移宮選侍乃移居仁壽殿既而流言日起
揚漣因疏言臣等奏請選侍移宮所以正體統
也乃移宮之後竟有捏稱選侍欲自縊者並有
稱皇八妹失所至于投井者臣不得不言帝曰
登極移宮事極公正揚漣甚忠直著昭示中外
以釋羣疑從前選侍威挾朕躬有垂簾聽政之
意臣工私于李黨不顧大義并諭群臣知之漣
又疏言頃臣發明移宮始末旋荷溫綸之褒臣
實不安當時首請御殿者周嘉謨尚書等也臣俯
慚卑末豈可掩人于朝仰藉清平何可貪天為

官禁肅清

揚連乞休

惠世揚

論熊廷弼

疏辨請罷

待亡之遼

勘廷弼

力官禁自就肅清社稷有柯枳隄而聖諭以志
 安社稷為言君幸有子不憂把國之天臣獨何
 人敢捧虞淵之日臣引分自思亟宜乞休望放
 臣為急流勇退之人帝許之○惠世揚給劾方
 從哲相無君當誅○馬三元御疏論熊廷弼無
 謀欺君廷弼疏辨因請罷職張修德御復論廷
 弼破壞遼陽廷弼疏言自神宗皇帝以半殘已
 壞且夕待亡之遼交付臣手保全至今修德奈
 何矢口枉舌耶時魏應嘉給等復論廷弼廷弼
 復疏辨帝即令應嘉等往勘揚連奏請勘事勿

勘者即言者

揮霍雄才

朱童蒙

護廷弼

精力在於此

起廷弼

遣言官若使勘者即言者就令勘得偏真誰肯
 心服帝改命朱童蒙給往勘童蒙回奏廷弼有
 揮霍之雄才有沈毅之雅度擔人之所不能擔
 忍人之所最不忍任事纔十餘月而遼陽頽塌
 之城如新喪膽之人復定臣入遼陽官民士庶
 遮道而想謂數萬生靈皆廷弼一人之所留是
 其精力在於此其得謗亦在於此也言官得之
 風聞臚列入告廷弼盛氣相加屢疏致辨非所
 以待言官亦非大臣所以自待也及帝復起廷
 弼為經略廷弼為王化貞撫所牽制無所措其

速化貞

殺廷弼

魏忠賢殺諸賢

賢

血肉狼藉

六君子

忠賢二十四大罪

周起元等斃于獄

顏佩章五人墓

侯震賜

湯寵借叢

手足於是化貞逮問而廷弼亦聽勘鄒元標等

會審謂廷弼與化貞俱應斬而顧秉謙相與魏

忠賢監太俱亟欲殺廷弼廷弼遂不免廷弼舉鄉試第一成

進廷弼之殺也汪文言人舍為廷弼求緩決許忠

賢四萬金既而不與時忠賢欲殺楊漣左光斗

諸人遂誣文言求脫廷弼罪偏賂漣等於是按

名追賊諸人備受楚毒血肉狼藉已而斃漣光

斗魏大中事給于獄周朝瑞卿少袁化中史御顧大章

副俱死世稱六君子方廷弼之朝審也喬允升尚書欲

從輕議大中持不可君子之累也廷弼初漣疏

忠賢二十四大罪忠賢深憾之○李實監太誣奏

周起元撫巡託名道學與周宗建史御繆昌期諭周

順昌外員高攀龍都御李應昇史御黃尊素史御親密

大肆貪婪遂俱逮問皆斃于獄順昌削籍被逮鄉人素德順昌

捕騎至顏佩章等倡眾擊之其後顏佩章○初

魏忠賢夤緣入宮與帝乳母客氏通忠賢嫉王

安剛正遂與客氏謀殺安時侯震賜疏言皇上

于客氏始而徘徊眷注稍遲其出猶可言也出

而復入不可言也中涓群小煬寵借叢王聖寵

而煬江京李潤之姦趙燒寵而構曹節王甫之

開內操

銃炸帝危

魏客印文

天鑒錄

進同志錄

建忠賢生祠

禍可為寒心帝不納忠賢開內操設萬人衷甲
 出入王俊內監試銃帝前銃炸帝幾危馮貴人勸
 帝罷內操客魏矯旨賜死既而帝賜忠賢印文
 曰顧命元臣客氏印文曰欽賜奉聖夫人時崔
 呈秀侍郎附忠賢書東林黨人姓名進天鑒錄葉
 向高韓爌相趙南星楊漣高攀龍左光斗等又
 進同志錄黃尊素李應昇等等又真心為國不
 附東林顧秉謙魏廣微相等於時各省巡撫建
 忠賢生祠祝釐崇報稱九千歲其祝讚有云堯
 天魏蕩帝德難名又云至聖至神中乾坤而立

要典

與孔子並尊

毀周程祠

海寇鄭芝龍

錢元愨

梟獍姿

極乃文乃武同日月以長明監生陸萬齡謂孔
 子作春秋忠賢作要典孔子誅少正卯忠賢誅
 東林黨人是時風節半出東林宜建祠國學西
 與孔子並尊方議舉行會帝崩而止又江西建
 祠毀周程三賢祠益其地且鬻澹臺滅明祠碎
 其像比疏至懷宗已登極且閱且笑○海寇鄭
 芝龍蔭子等人犯銅山寨

懷宗名由檢喜宗之弟改元崇禎在位十七年○

錢元愨主事上言魏忠賢本梟獍之姿先帝假以
 事權羣小蟻附稱功頌德布滿天下如王莽之

昇及乳臭

三窟耶鳩

鈞黨壁後

錢嘉徵

魏忠賢伏誅

客崔戮屍

符命列爵三等昇及乳臭如梁冀之一門五侯
偏植姦黨分置要津如王衍之三窟與珍輦寶
藏聚肅寧如董卓之耶鳩廣開告訐誅鋤士類
如曹節王甫之鈞黨陰養死士陳兵自衛如桓
溫之壁後置以皇上待以不死宜勒歸私第○
錢嘉徵貢生疏忠賢十罪帝命內侍讀疏使忠賢
聽之忠賢震恐伏地不能起○魏忠賢伏誅磔
其屍未幾帝又寵太監張彝等喀氏及崔呈秀皆伏誅並
戮其屍○阮大城大常卿論忠賢之罪且言三朝
要典臣雖與名由忠賢抑勒使然也毛羽健史御

一柄兩操

逆案定罪

削錢謙益籍

流賊起

毛文龍

磔袁崇煥

劾大城黨邪害正大城免官○帝曰先朝分遣
內臣協鎮要地一柄兩操甚無謂也其罷之○
帝詔逆案以七等定罪首逆魏忠賢客氏首逆
同謀崔呈秀等餘以次定罪○溫體仁尚書言錢
謙益先年主試浙江賄中錢千秋詔削謙益籍
○延安大饑不沾泥揚六郎等率饑民掠富家
粟有司捕之急遂羣聚為盜李自成張獻忠從
之帝起袁崇煥總督薊遼軍務崇煥邀毛文龍
總兵觀射縛而斬之奏聞帝殊駭念文龍已死遂
暴其惡以安崇煥心既而下崇煥獄磔於市以

清兵入遼

孔友德反

文龍部卒

尚可喜降清

范叔泰陳時政

生財有道

廟朝狂狷

朝士論崇煥引敵脇和也○清主皇太極親統

諸軍入遼會於太凌河城中大困未幾祖大壽

大將降○帝以洪承疇總督三邊○孔有德反

登州有德與耿中明皆毛文龍帳下卒也文龍

死走入登州孫元化巡撫用為遊擊至是反未幾

降清尚可喜副將遣人齎書詣瀋陽納款清

主以為總兵○范叔泰陳時政一曰臣工懷

苟且之思主勢孤也一曰生財有道今日設處

明日捐助祇增金銀之聲價大小臣工旦而廟

朝夕而狂狷殊汗聖世之衣冠國體卑也一曰

自臣下不能副君上之求致君上漸有疑臣下

之意宸斷偏也一曰自督責過嚴人情疑畏內

外因循妄思規避臣節偷也○盧象昇督抵昌

平力戰而死○帝命楊嗣昌督師討賊既而嗣

昌聞襄王福王遇害憂憤而卒○是時賊移檄

遠近有云君非甚暗孤立而煬蔽恒多臣盡行

私比黨而公忠絕少賄通宮府朝廷之威福日

移利入戚紳閣左之脂膏盡竭又云獄囚累累

士無報禮之心征歛重重民有偕亡之恨讀之

者扼腕○帝諭諸勳戚大璫求助餉周奎嘉定

宸斷偏

盧象昇

楊嗣昌討賊

賊移檄

君非甚暗

脂膏竭

士無報禮之心

謝無有

謝無有王之心太監最富僅獻萬金後賊拷王之

心追十五萬周奎抄見銀五十三萬○賊薄寧

周遇吉死節

武關周遇吉兵總悉力拒守已而兵敗闔室自焚

徵兵勤王

李自成歎曰使守將盡周將軍吾安得至此○

無一士分憂

帝詔徵天下兵勤王或請南遷帝怒曰國家至此無一忠臣義士為朕分憂而所謀乃若是國

朕志已定

君死社稷朕志已定毋復多言因召諸臣問方略或言當今之急無如考選科道帝默然既而

李自成陷京師

歎曰朕非亡國之君諸臣皆亡國之臣也○李自成抵京師內城陷帝命進酒連沃數觥歎曰

周后自經

苦我民爾命以太子永王定王分送外戚家周后至撫太子二王勸甚帝命之出周后自經帝

懷宗死社稷

召公主至曰爾何生我家揮刀斷左臂手慄而

止尚衣監何新送公主至國文府未幾抱恨而死遂登萬歲山壽皇亭

王承恩殉

自經太監王承恩對縊○先是杜勳太監降賊入

不入殉節家

城報賊勢復出語王則堯臣內曰吾輩富貴自在

吳三桂

也賊入京恣意拷掠搶奪惟奉李自成令不敢入殉節諸臣之家清攝政王因吳三桂遼東兵乞

清兵入京

師遂入京崇懷宗帝后謚號○李自成陝西人

也崇禎初秦中疊饑會四方勤王兵潰因與饑

賊首綽號

民合勢，嘯聚山澤。其賊首有滿天星，闖塌天，過天星，八大王。不沾泥，混世王，橫天王，一字王等。

蹂躪直省

號不可勝數，蹂躪直省，無虛日殺戮之慘。天地

卜胎兒

為黑有縛人，夫與父而淫其妻，女者有裸孕婦於前，共卜腹中男女，剖而驗之，為戲者有以大

煮孩子

鍋煮油，擲孩子於內，觀其跳躍，啼號以為樂者。

舉人往投

自成初入，不沾泥，黨洪承疇擊破之。會河南等饑民多附之，舉人牛金星亦往投焉。有卜者進

十八孩兒

圖讖云：十八孩兒當主神器。自成喜，遂率眾攻永寧，殺萬安王，入洛陽，焚福王府，執福王，置酒

福祿酒

大會，以王為俎，雜鹿肉食之。號福祿酒，尋陷西

自成僭號

安，秦王遇害，遂稱王，僭國號大順，改元永昌。由

射天字

昌平陷京師，自成入承天門，關弓指門榜，語諸賊曰：我一矢中其天字，必一統射之中。天字下

當中分天下

自成愕然，牛金星趨進曰：中其下當中分天下。

偽勸進表

自成投弓而笑，時有官民勸進其表文，有比堯舜而多武功，邁湯武而無慚德之句。自成大喜，

目眩頭暈

檄召百官，朝賀，陞御座，輒目眩頭暈。自成之陷

吳三桂

昌平也，朝廷飛檄，趣吳三桂入關。比入關，京師已陷，三桂乞師，清而後長驅，以入自成，急脅三

三桂敗賊

定鼎

太子二王

殺自成

獻賊

左良玉

焚皇陵

桂父襄作書招三桂三桂致書絕父自成盡戮襄家三十八口三桂誓殺賊大敗賊于一片石自成狼狽還京誅諸勳戚率眾西行太子二王狹之而去清世祖代明都燕京自成兵敗後過通城羅公山邗人殺之或曰自成在黔陽邗民殺之○張獻忠亦陝西人也號八大王初由河南掠江北尋入楚與羣盜羅汝才合遂入蜀又出走襄陽焚襄王府執王殺之獻忠拔郢西左良玉將軍擊之獻忠乃東馳焚皇陵樓殿斫松柏三十萬株殺守陵太監六十餘人將百姓盡斷一臂男左女

斷臂焚之

執楚王

沈楚王

賀逢聖殉之

武昌魚不可食

陷楚破蜀

大砲擊天

右弁聚嬰兒百千環薪焚之聽其哀號以為笑樂尋復入楚破漢陽直逼武昌執楚王掠宮中金數百萬初三司長史貸王金贍軍王不應至是楚人咸恨王之愚也賊以復輿籠王沈之西湖賀逢聖相闔門殉難獻忠屠戮士民數百萬浮尸蔽江而下踰月江上人脂厚累寸武昌魚幾不可食獻忠據王府全楚俱陷拆桂王府至長沙造偽殿又遣將分陷江西已而入蜀破重慶瑞王合宮被難時雷雨晦冥獻忠仰面詬曰我殺人何與天事用大砲向天叢擊俄而天霽

斬焚所喚

蜀王沒

磔進士

筆墨丘冢

斬獻忠

福王由松

史可法死節

乞兒題詩死

每朝會拜伏呼焚數十焚所喚者引出斬之名
 曰天殺獻忠進陷成都蜀王率宮眷没于井獻
 忠即偽位國號大西僭元大順獻忠惡文人大
 索全蜀紳士至成都皆磔之又懸榜試士遠近
 爭赴至則以兵擊之凡二萬二千三百人皆挾
 策而死棄筆墨若邱冢獻忠之仇視川人也屠
 戮幾盡會清兵至漢中斬獻忠于順慶之金山
 鋪○京師既陷懷宗兄由松居南京一年時左
 良玉傳檄討馬士英未幾卒既而揚州城陷史
 可法自殺有百川橋下乞兒赴水死乞兒題詩

綱常在卑田

黃道周

瞿式邦死明

橋上曰三百年來養士朝如何文武盡皆逃綱
 常留在卑田院乞丐羞存命一條聿鍵居福州
 一年時黃道周圖恢復不遂阮大城投崖死士
 英等伏誅由榔居廣州遁入緬甸尋遇害瞿式
 耜張同敞俱死

十八史略

卷之六

東亞
舍
藏

漢土
歷代
十八史略卷之六附三史畧終

大日本教育會館

第四室

四

五函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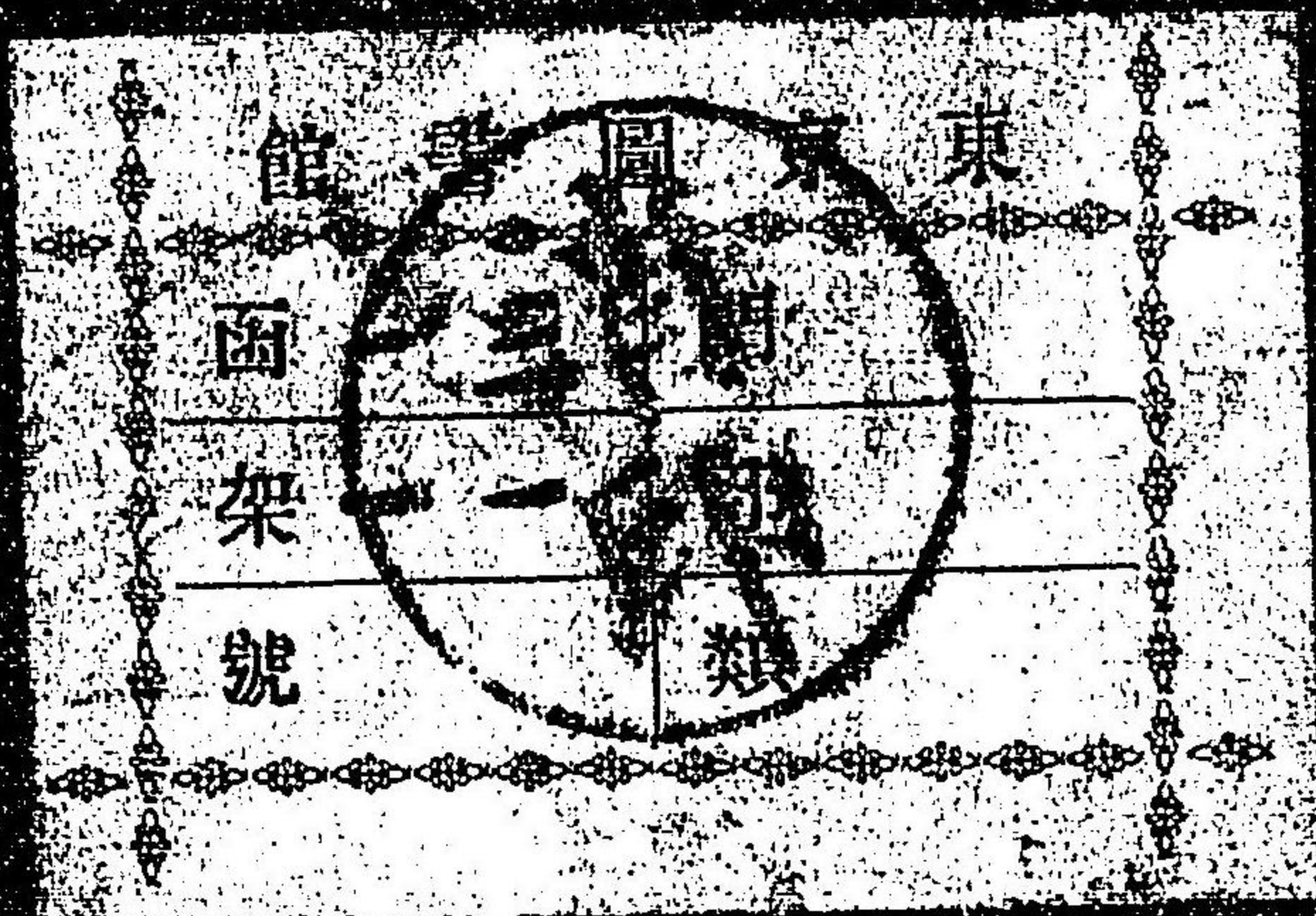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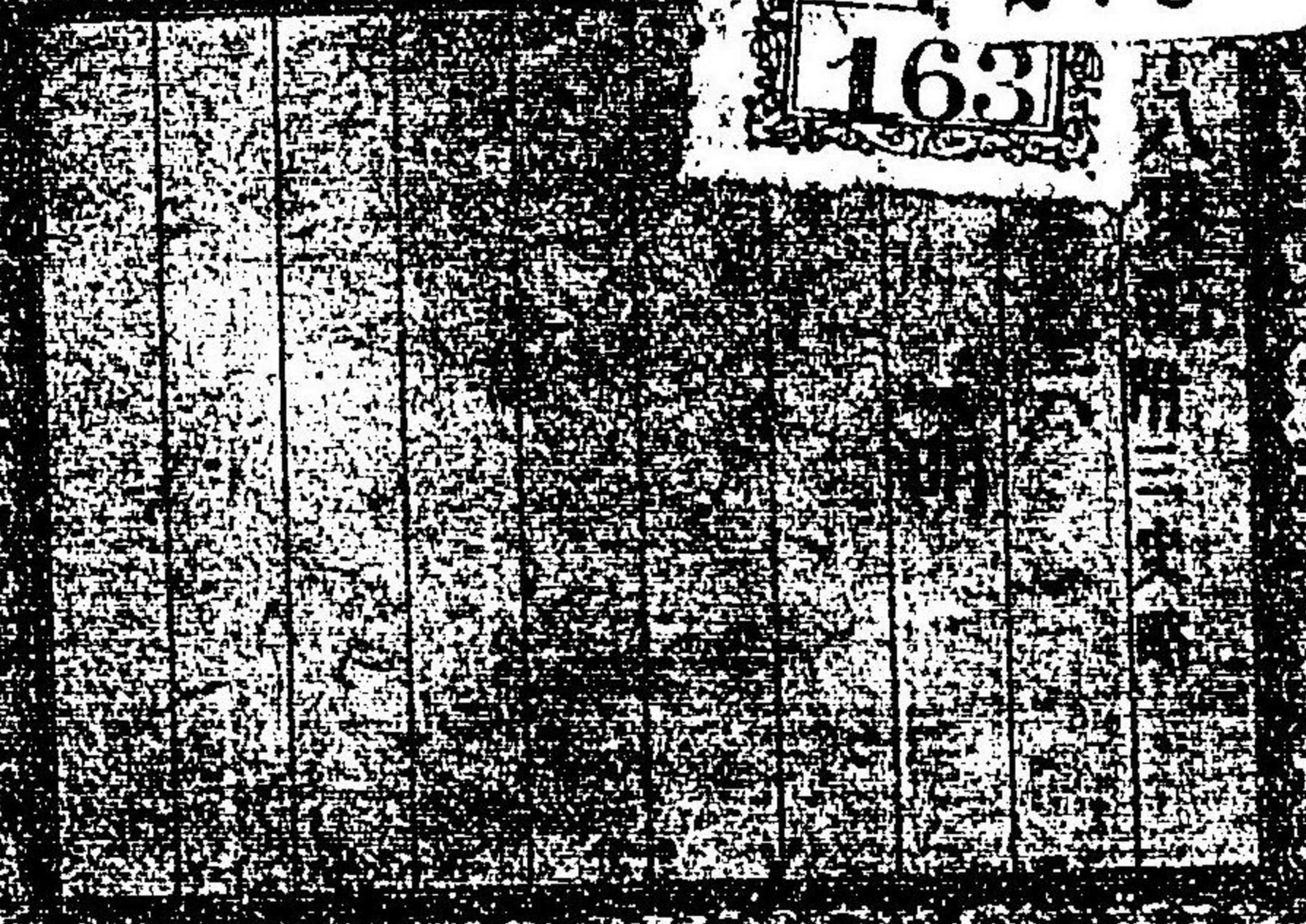
八號

二架

七冊

特32

乙
278
163



天
六